

麦场

□左晓明



大约四十年前，村上还有生产队，每一个队里都有一个大大的场院，长宽各有二三百米。地面平平的，不长一根杂草。场院的一侧，搭建一个小屋，在庄稼上场的时候，会派两个人值守。走出小屋，场院尽收眼底。这即是传统的已经消失了的麦场。

场院一年有两个时候，最为热闹，尤其是芒种时节，区别于秋后大作物上场，老百姓俗称这个时候为“麦秋”。所谓“秋”即有收获之意，庄稼人家问收成，都是问今年的“秋”怎么样。麦秋也就一周左右，收得晚了，麦粒会崩落，关键是收了麦子，还要赶快耩玉米，所以大家都是抢着收。天气炎热，太阳照在人身上，像下了火。即便有风，也是又干又热。因此收麦子是一件极其辛苦的事。

收麦子的工具有两种，一是镰刀，一是笊，更多时候，人们直接呼之为“笊”。镰刀大家都熟悉些，可以割麦、割草，也可砍秫秸、砍柴，男女老少都可操作，是每一个农村家庭必不可少劳动工具。笊不太好操作，技术含量很高，没用过的人掌握不好平衡，要么往上扫个尖儿，要么会一头扎下去，抡不起来。实际上笊的制作更是一门技艺，在我们庄，宝树大爷制作笊是一绝。每年麦秋之前都会制作一些笊去集市上卖。他家的作笊技艺是祖传，宝树大爷有四个儿子，他只传给老二，老二的孩子们也早早地学会了编笊罩子。笊主要有三部分构成：笊罩子，笊刀，右手握的木把儿。另外还有一棵左手握的绳索起一个辅助作用，手握的这头儿也拴上一块短木。在笊罩子的时候，还有两个人跟在后面拉笊包，笊包是秫秸穿成的，一个大笊包装满了，重达四五百斤。笊好不好用，关键在于笊罩子编得怎么样。太浅，盛不了多少麦子；太深，拿笊的人用起来费劲。总之，笊罩子要编得不大不小，不深不浅，同时要要和笊的木把保持平衡一致。当然，笊刀也要磨得飞快。拿笊的人轻俯身子，由右到左，潇洒地用笊划下一个美丽的弧线，一小片麦子便齐刷刷地割下来，后面拉笊

包的人跟上前去，一笊罩子麦子恰好放在笊包里，一下一下，小半亩地不一会儿就收割完毕。

沉甸甸的麦子被装上一辆辆马车，拉到场院里，后勤们（特指那些结过婚的妇女）争先恐后把麦子摊开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麦芒尖尖似根根金针，而麦粒也瞪圆了眼睛，远远望去，整个麦场金光闪闪，好一派丰收的景象！碰上好的天气，再加上有热风劲吹，用不了一两天，麦子就被晒干晒透。有经验的老农会用手搓一粒麦穗，把麦粒放在嘴里咬一咬，把大手一挥，骡子们拉着一架架碌碡转了起来，一时间麦尘飞扬，直晃人的眼。

扬场也是个技术活，用木锨杆起一锨麦子，迎着风扬，麦粒就会齐刷刷的落下来，麦糠则随风飘去。如果风不太好，在扬场的人身下还有一个人用扫帚，轻轻地吧糠尘扫去。这个活在黄骅一带，被称之为“打料”。一个好的扬家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在跟前就会出现一个长长的特别好看的麦粒堆。那些年，我也常去场里给大哥帮忙，我最喜欢把双手深深地插进麦粒堆里，不停地摩挲。丰收年，每个

生产队的麦场里，都会堆起一个个又高又圆的大麦粒堆。之后，人们用麻袋收好，几百个麻袋装得挺挺的，骄傲地竖立在那里，看起来气宇不凡。

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生产队的大场被切分成一个个小场。收麦子的时候，附近的几家互帮互助，场面也是非常热闹。邻居收哥是那个时候的万元户，早早地个人购买了拖拉机。他的儿子刚刚十一二岁，耳濡目染，也学会了开拖拉机。收哥累了的时候，小家伙便坐上拖拉机，非常威武地一圈又一圈地转，一群大人非常羡慕地围在旁边啧啧称叹。

麦场消失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事。当麦浪泛黄的时候，一台台收割机由南而北轰隆隆地开过来，镰刀用不着了，宝树大爷引以为豪的笊也用不着了，连连续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麦场也用不着了，因为麦粒直接被机器收了下来，再也用不着铺开大面积地晾晒。当然这时候麦粒还有水汽，不能直接装袋入仓，人们就把麦粒摊在公路的一侧晾晒。车来车往，给交通带来了不便。庄户人家确实

没有场院，路过的司机们，在麦秋这几天，都极力把车开得慢一些。

今年的春天没有下一场透雨，好在去年秋天播种之前，下了好几场秋雨，所以地里的墒情还好。我问堂哥今年麦秋怎样，他笑了笑说，大约有一万七千斤。除了留下自家磨点面粉吃，其余的按一斤一块五卖了出去，算得上一个丰收年了。关键这些麦子全部是旱麦，磨出的面好吃，有嚼劲。那天有事去六分场，绵延几十里，道路两侧铺满了麦子，远远望去，化工大道，像是镶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边儿。

传统的麦场已消失不见，或许麦场这个词也将消失不见。不过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因为，那片肥沃的土地还在。

左晓明

先后在《诗选刊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语文报》等报刊发表诗文，所撰写诗朗诵作品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展播。

老井

□张国中

在全村10来眼水井中，我们小东庄的老井水最甜。小东庄位于村子的东北角，离村二百多米。10多户人家，三面环沟，南面是大大大的苇坑，西边只有一条低洼小路与村子相通。每到雨季，小东庄常常被水包围，被村里人戏称“小台湾”。我们这里的井水为什么甜？

老人们说，全村地质盐碱，井水都咸。只有这块地儿，位置高，土壤沙性，南面的大苇坑，常年有水。苇坑的水渗到地下，与井水相融，井水的碱性被稀释，水就越来越甜。多少年来，这口老井，用自己的甘泉滋润着小庄上人们的生活。

这口老井是什么时候挖掘的？没人说得清。看看井壁苔藓覆盖的大青砖，肯定有上百年的历史了。老井的水质好，是全村有名的。刚分责任田那几年，小东庄有一户种植西瓜的，就用老井之水浇灌，瓜皮薄汁多。因为水好，有人专门开了豆腐坊卖起了豆腐。还真甬说，那老井水做出来的豆腐啊，又白、又嫩、又香，烩在锅里香气扑鼻，越煮越筋道。

打我记事起，这眼井上就有轱辘在唱着古老的歌谣，一根粗粗的井绳在丈量着岁月光阴。后来轱辘没了，人们改用扁担提水。一根槐木扁担，两只用铁条箍得紧紧的木质水桶，是每家必备的吃水工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普遍感觉水桶太笨重，就不约而同地改成了白铁皮水桶，桶型虽然看似小了些，但盛水更多了。

因为是公用老井的缘故，老井终日

不闲。一根扁担、两只水桶，大家担水你来我往。一边在井台上提水，一边与跟前的人拉着家常。各路新闻在前来担水的庄稼汉们的嘴里，津津乐道地相互传播着。人们的话题，既有四季庄稼，也有国家大事。国家大事，是从收音机上传来的。此时的老井台，就成了大家发布小道消息和大道消息的平台。

小东庄的男孩子长到了十三四岁，就会自动接过父辈的扁担，去老井上挑水。两只水桶的水太沉，就挑半桶，身子歪歪扭扭，脚步一路迤迤，仿佛小鸭试水，小鸟初展翅膀。慢慢地，挑水就有了大的进步，水桶也是满满的水。

挑水的男孩子们比试着各自的“功夫”，或甩开两只胳膊，任由扁担在肩膀上颤，脚步依然稳稳地向前走；或一根扁担在肩膀上忽左忽右地替换，完全不用手，只靠两肩的平衡和两只水桶摆动的惯性，满满的水桶并没有半滴水洒出来。大人们看了连连夸赞：行！挑水小把式！几个小伙伴，肩挑水桶，一路比试，一路笑声，洒满各家的院落。百年老井，仿佛一位默默无言的长辈，看着一茬又一茬的孩子在它面前长大成人。

东邻润萍比我们几个男孩子大一两岁，是个爱美的漂亮女孩，姐妹三个，她行大，没有弟兄。父亲经常出河工，家里就由她担当挑水的使命。每每看着她挑着水，风摆杨柳娇弱的样子，小伙伴们就笑话她。润萍说不过我们，常常回到家哭鼻子。

因此，我们几个男孩子差不多都挨过父母的训。倒是小勇从不参与对润萍的调侃。渐渐地，我们发现润萍和小勇经常一起去挑水，在井台上一起说笑，很快乐的样子。我们的小心脏承受不住他们的亲近，我们几个也心照不宣地偷偷地喜欢漂亮的润萍。

于是，一颗颗小小的嫉妒心在作祟。想起流传于本地的一段民间歌谣，说一个老汉见到一个小女婿和媳妇在井台上拌嘴，上前劝说的故事，十分风趣幽默，正好让我们拿来指桑骂槐：你要管孩子家去管，何必在井台上立规矩！小女婿闻听不乐意，叫声老头儿你听仔细，你别拿俺们当母子/我是她男人她是我的妻……润萍听了，气得扔下水桶，捂着脸哭着跑回家去，小勇抄起扁担，玩命地追打我们……

说到老井，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。邻居光棍二爷，在一个夏日中午去老井上挑水泡西瓜，不小心掉到井里。正是天最热的时段，哪里有人看到？二爷拼命地喊人，也没有人听见。不识水性的二爷两手使劲抓住井壁上一块凸出来的青砖，几乎绝望了。直到人们够够了响，到井上提井白凉水下地时才发现他。二爷后来说，我实在顶不住了，迷迷糊糊中就觉得下面有个白胡子老头儿在用手托着自己，不然早就把这么好的井糟践了。人们听了无不唏嘘，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仙？我想，可能是二爷因为精神紧张和绝望，大脑错乱的幻觉吧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小伙伴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。百年老井好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慢慢地干涸了。那一段段故事也仿佛是一缕缕岁月的尘烟，早就被雨打风吹去。还有谁能记得吗？

最近，早已淡出人们话题的老井又被人们提起，缘是因为南水北调工程，让家家吃上了黄河水。老人们喝着做梦也梦不到的黄河水，咂摸着滋味，说，闭上眼细品，这水真甜，仿佛又喝上了老井的水。可这水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啊！随着一声声感叹，他们又想起了老井，想起了老井给予人们世世代代的哺育之恩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
在他们或者我的心底深处，总会有一缕情感给老井，给小村。黄河水来了，老井早就终结了使命，小村寂寞了，年轻人远走他乡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小村还会兴旺起来，我的梦里，除了依稀听到轱辘的歌谣，更有青年人的欢声笑语，他们才是小村真正的希望，才是乡村振兴的活水源泉。我们可以没有老井，但不能没有他们。

张国中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在《散文百家》《当代人》等刊发表散文数百篇，著有散文集《永远的向日葵》等。